

● 博格达文学丛书

周涛散文

游牧卷

周涛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博
格
达
文
学
丛
书

周 涛 散 文

游 牧 卷

周
涛
／
著

新
疆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涛散文·游牧卷/周涛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8
(博格达文学丛书)
ISBN 978-7-228-12732-0

I.周… II.周…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4431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991-3652362(发行部) 0991-2813860(编辑部)
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总 序

博格达是天山的一个主峰。博格达峰上的雪融化为水,为新疆土地的美丽和丰饶,一直在默默奉献着。文学如水,润物无声,同样浇灌和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和情感世界。这么看来,用博格达作为一套文学丛书的名字,确实是比较贴切的。

《博格达文学丛书》是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抓、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策划、新疆人民出版社精心编辑出版的一套文学书籍。一共收录了六位作家的十本著作,总计有二百多万字。《博格达文学丛书》推出的都是目前新疆各个文学门类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也是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周涛和刘亮程的散文、董立勃和赵光鸣的小说、韩子勇的文学评论和文化随笔,还有沈苇的诗歌,都在新疆新时期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新疆的各项事业一样,六十年来,在党的阳光普照下,通过各族文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新疆文学事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数量到质量、从体裁到题材等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作家协会成立,只有会员七十多人。如今,各民族会员已达到两千人。发表出版的各类文学作品,已多得无法统计。其中许多优秀作

品,也成了在全国范围内被关注的经典。

文以载道,在我国社会前进的漫长曲折的道路上,在每一个历史变革的重要关头,文学一直发挥着启蒙教化宣传鼓舞的重要作用。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始终是中华文明史的骄傲和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融入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和心灵。新中国成立以后,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对自治区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始终高度重视,并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诞生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理应得到关注、尊重和推崇。《博格达文学丛书》的出版,正是我们这种意愿的表达。

新疆文学是天山顶上那片圣洁的白雪,也是雪水消融后在戈壁大漠间奔腾的大河。这条大河,是新疆各民族作家的汗水和心血汇成的。由于篇幅所限,《博格达文学丛书》无法将更多新时期优秀作家的作品入选,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如章德益、韩天航、丰收、王刚、巴格拉西、阿拉提·阿斯木、夏木斯·胡玛尔、叶尔克西等,都取得过显著的创作成绩。在这个时候,我们尤其不能忘记那些已经逝去的文学老前辈,如艾青、刘萧芜、王玉胡、安静、邓普……还有曾经在新疆工作生活过的著名作家,如王蒙、陆天明、杨牧、周政保、红柯……正是几代作家的共同努力,新疆文学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发展繁荣。

这是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这是祖国的一块博大的土地,伟大的时代和热土,必将会催生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我们殷切希望在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在我们辽阔壮丽的新疆,有更多优秀作家和作品诞生。

李 屹

2009年8月

(作者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自序

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之际，新疆人民出版社准备出一套新疆作家的丛书，内中也有我一套。借此机会重新编校了一番过去的作品，主要是重检了《游牧长城》和《读〈古诗源〉记》。这两部长散文各在十万字以上，均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距今都有十来年了。收在书中另一些短些的文字，有的则更早，距今已有二十余年时间了。

那时诞生的婴儿，现在应该是大学毕业踏入社会好几年了。时间过得真快，人如何能不老呢？这些年，我目睹许多幼童不留神长大成人办喜事，能不惊悸乎？所以我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是生活在别人的时代里”。

我们的时代呢？已经飞走了。那么以后的人到哪里去寻觅它的踪影呢？到历史里，历史记载的太简略，除了重大的事件和人物，其他的都被历史的筛子漏掉了；到影视里，影视里记录的太表象，何况演员演的已经远不是真人真事；最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文学。虽然文学中也还会充斥着大量的假象和误导，但是可能那个时代最真实的生活、思想、情感和想象，会藏在文学之中。

文学也许是最简单的方式，它只需要一个人，一支笔，一叠纸，但因为它依赖的是最悠久的传递方式——文字，所以它有可能是最

可靠的。我们如此地痴迷于文学，大概是源于这种信赖，信赖一旦上升到更高的精神状态，就是信仰。

比如现在，时隔一代人的时间之后，重新检阅旧时文字，吾未见其在时间的侵淫下有任何衰老、颓败的迹象，相反，我看见它在时间中生长。这正是我要的那种文字，越隔的时间久远，越见光彩和非凡。兴许它们的鉴赏者还不够广泛，但是它们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读者的成熟。

“时间对那些伟大的男人来说是女人，可以占有，可以利用它无形的身体延续自己短暂的生存。所有伟大的男人都曾使时间怀孕，从而在历史上复印出自己的影像。”（旧作《捉不住的鼯鼠——时间片论》）

这段话是我在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日写的，今日重读，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仍觉超前。这就是大领悟和小聪明的区别，小聪明给你五分钟的欢悦，大领悟伴随你一生并永远在前面等着你。我庆幸由于写作而把当时的这样一些想法留了下来。珍贵的、云一般美妙而易散的想法，人人都有但大多数人都不珍惜的想法，如不记录，转瞬即逝，最终和产生过各种想法的肉体一起烟消云散。

写作是一件和文明史一样古老的手艺，它经久耐磨、简单可靠，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这一行里的名人实在太多啦，司马迁、屈原、关汉卿、苏东坡、曹雪芹……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光是已经不朽的人物就足以上千，任何一个时代也没有理由轻视文学。

我们正是在继续记录着人的精神活动和现实活动，我们是认真的、庄重的，不敢轻佻，更不打算以此猎取功名，我们唯一的奢望就是：让我们的劳动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周 涛

2009年7月20日

目 录

自 序 / 001

游牧长城 / 001

历史与山河同在 / 139

西部与西部 / 142

新疆！新疆！ / 145

天山的额顶与皱褶 / 148

伊犁秋天的札记 / 152

吉木萨尔纪事 / 181

迁徙者的家园 / 208

天似穹庐 / 212

哈拉沙尔随笔 / 219

二十四片犁铧 / 242

一个牧人的姿态和几种方式 / 248

巩乃斯的马 / 251

过 河 / 258

塔里木河 / 261

干爽的高地 / 267

混血的城 / 270

喀什寻梦 / 275

游吐峪沟 / 279

逃跑的火焰 / 281

猛 禽 / 285

阳光容器 / 296

赶巴扎 / 299

诗、马和草原民族 / 302

一生偏爱马文章 / 306

和田行吟 / 310

游牧长城

序 篇

在中国这块大陆上，有那么一些东西是一种无文字的文化、无课本的教育，是一种无声息的影响和无语言的歌哭。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理解不理解，这类东西像婴儿的第一口奶汁一样进入你，渗透进你的生命和血液，顽强地影响并伴随你的意识、眼珠和肤色，直至你的生命结束。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其实却不一定；但是你说不清楚究竟是哪位先生告诉你的，也记不得哪篇课文使你留下如此平静而又深刻的印记。

长城就是这一类东西中的一个。

它对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影响都大到无法估量，它比宗教的重染力更深重，比父亲的慈爱更广阔，比帝王更有基业，比所有的古代哲人的学说加起来更雄厚……它是中国各个阶层的人在学龄之前都无可躲避、必然迎头撞上的一个血缘式的名词。而且，无论是有些痴愚的儿童还是早慧的少年，听到它神秘奇异的名称和故事，都会感

到一双巨大的古老的臂膀，从深夜的大槐树上搂抱过来，让你恐惧也让你振奋，一下子就终身难忘。

对任何一位汉族人，你都可以这样问他：

“想想看，回忆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长城的？”

人们往往忽视这类具有决定意义的细节，以为无足轻重；相反，却对那些看起来轰轰烈烈而实质上毫无影响力的事物奉若神明，以为那些东西将决定自己。人们是多么好笑，他们忽视或遗忘的，往往正是决定他们的。

为什么人们会这样奇怪呢？

也许是人类天性中的好奇？或许是因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事物太平凡、太无声了，从而忽略便成为一种必然？心脏的跳动是太重要了，但是只要它不悸动或停止，谁会注意到它的作用呢？当然，还有一种原因，就是重大的事物同时还是庞大无形的，还具有深刻的难以望透的朴素奥义，它不仅不为平庸的智力所认识，还会带来对自身存在的怀疑和深层危机的畏惧。因此，人们对重大事物的忽视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并不奇怪，不但不奇怪，在现实生活中反而是正常的，健康向上的。谁如果死乞白赖地硬要追根问底，人们就会公认他是疯子。

“想想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长城的？”——这是个问题。

我记得我知道长城的事是在大约五岁时，我那时已经先期知道了毛泽东，这意味着我懂政治的时候要比懂历史早。

我记得非常清晰，我知道毛泽东这个名字的粗略含义时，感到了温暖和信赖，觉得自己终生有靠不会被遗弃；但是知道长城的事时就不一样了，我感到了巨大的臂膀和强有力的手掌，仿佛一只预感到了圈的厉害的小羊羔，充满了难逃大限的恐惧——生命中的第一道伟大的阴影，就这么来了。

那位河北籍的大脚保姆给我带来了长城，她一片善意地给我赠送了这样一个永恒的噩梦，她说：“涛娃，你咋能不见见长城呢？你长

大了得去看看长城！”

我说长城是什么呀？

她当时正领着我在一架双杠旁边转悠，听我问话，先不作答，“嘿！”了一声竟一翻身蹬腿骑在了杠子上。老太太真行，大概是从小练过武功，猴儿蹬云一般利索，身手不凡。她骑定了，才说：“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孟姜女千里寻夫；孟姜女的丈夫万喜良累死在长城下，连人带骨头就砌进城墙里。城墙里全是些死人骨头，胳膊腿儿都从墙缝儿里伸出来啦……”

她看我吓得直发愣，就笑嘻嘻地又添油加醋：“满城墙里尽砌的是死人脑壳子，瞪着俩大眼睛窟洞，不说话！”

“涛哇！长大了去看看万里长城！”

我说：“我不去。”

“咋啦？”

“我怕死人脑壳子。”

老太太笑嘻嘻的，这回笑得有点慈爱了，柔声地说：“涛哇，你长大了要是当官，可该心疼着点百姓的性命，别把人砌进城墙里！”

我就是这么知道长城的。老太太整个儿来了个象征手法，寓意性极强，本质性穿透。然而她老人家的这种巫婆式的诗意概括，着实摧残了一番五岁儿童的幼小心灵，害得我做了好几次噩梦。我梦见从一座城墙边上走过，一边儿是陡崖，一边儿是从城墙缝儿里伸出来的手臂，那些手臂几次从脑袋后边抓过来，冷飕飕的……啊呀！就吓醒了。醒来却是满室月光，照彻屋里的墙缝和斑点。我那时的想象力比现在发达一百倍，五岁儿童的主观意识可以任意改变客观现实，我眼中的一切斑点、疤痕、洒迹均成为超现实主义的图画，就像以后看到的达利的画面。这又把我吓个半死，我闭眼不敢再看，但又害怕重新回到梦里——里面有死人的手等着我，我进退无路，只好闭紧了眼睛醒着。

中国有两样东西深刻地影响了我，一个是黄河，一个就是长城



了。我在学龄前就听到了有关它们的传闻，它们在民间的名气都大得惊人，任何庶民百姓都有向你传播它们的责任。可是只要听他们说起来，全都和死亡联系着，暴虐、任性，还有白骨，令人不寒而栗。但是到了教科书上，就不一样了，它们全变成了听话懂事的、成熟可靠的大人物，只是不再神秘，没了血肉，像是一对儿招安了的大侠。

后来，在九岁时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两个伟大的东西。我失望极了。

黄河只是一条河罢了。

长城啊，竟是一节露出在戈壁上的土堆堆，而且没有什么“伸出的手臂”。

这曾使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颓丧心理，感到世间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新奇伟大的东西，一切都不如孩子心里的幻想世界。当两个最宏大的东西露出平凡暗淡的一面时，世上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呢？

之后很久，我把它们搁置在一边，任其蒙上岁月的灰尘，视若玩



长城是农业民族和草原民族两种生存方式的分水岭。

长城就是解读中国历史奥秘的那把钥匙。

——周涛《游牧长城》

旧了的童年玩具。当人们再向我说起它们的时候,我不再产生任何激奋和畏惧。

我远远没有想到,认识或者说进一步认识这两种巨物,需要那么漫长的积累和准备。能够对它们有一些理解,竟然要具备那样复杂和丰富的条件,这,简直太难了!

这恐怕将是用人的一生也无法完成的。

噫吁戏!危乎高哉!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飘逸的诗仙李白不把皇帝老儿放在眼里,但知道敬仰黄河,他不在这条河面前犯狂,他是大诗人。后来有过几个胆大的诗人想改这句诗,一个说是“手中来”,不行;还有一个说是“斗中来”,也不行;还是李白一语定乾坤,只能是“天上来”。

“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长城就是好汉么?是了好汉就能推倒长城么?汉非好汉,好汉非汉;天似穹庐,笼盖四野;非汉好汉,长城为限。颠来倒去,绕口令似的试一试,这一句里倒真是藏着长城的

真谛。

难怪那么些知道深浅的人不敢写长城呢。

难怪那么些不知深浅的人顺手就敢写长城呢。

该写的人啊，你不敢写；

不该写的人，你胡乱写；

我呢，该写？不该写？

我承认，我完全不具备语焉长城的学识、神性、洞察力，我对长城所知不足万一，我无法概括它、领悟它、提炼它、俯瞰它。但是，请允许我写一写长城吧！

只是因为，我去过。

还有一个更加充分而独特的原因，就是：从九岁起，我就被长城关在了门外。我虽然已经“汉儿学得胡儿语”，但始终有一种“门外汉”的乡愁和怅惘，有一种“臣不敢望酒泉郡，但愿能入玉门关”式的牵念。但我同时又是一个习惯于毡房和羊肉、热爱着草原和纵马的半游牧者，是一个即便万里归来，亦将故土难容的失却家园的人，一个人面羊身怪。

这将成为我终生的矛盾和难解的情结。

而这，是谁造成的呢？

长城。

所以，我至今也未去过八达岭长城，我对它怀有最后的一线希望和恐惧，我再经不起失望了。但是我去过新开发的慕田峪长城，它太新了。那些整齐的砖缝里，已不复有秦砖汉瓦，红漆绿彩一笔抹煞了历史的底色，它完全成了一个染发整容的老人。这时候我才忽然觉得，大戈壁上留露着的那座残存的土墩子长城是何等珍贵！

站在慕田峪长城上，我望着兴高采烈的中外游览者，一点儿豪情也没产生。相反，倒有一点悲从中来。望断南飞雁也罢，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也罢，长城并没有把他们关在门外，他们的心理和我不一样。

独有我，是那样一种生分。

同时还有那样一种依恋。

我是一个在异乡别处长大后偶然走进曾祖父家门的陌生人，血统还保持着，气味却不对了。曾祖父家里已经是七世同堂，人丁着实兴旺。他们也许知道我这一支，也许不知道，反正关系不大，他们顾不上这些。

长城对于他们是什么、对于我又是什么，他们哪里能知道呢？

对他们来说，长城是历史留下来的一道护墙，是个引以自豪、需要凭吊的伟物。但是在他们的现实中并无影响，他们早已和时间的陈迹无涉，他们正奔向更为崭新的生活。

对我来说，长城依然存在。秦始皇无意放逐我于塞外，却使我纠缠于历史颓倾的民族纬度中。

我与长城的无缘之缘，恰成为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轻或是生命中的可以承受之重！

在这个双方对峙了几千年的界限上，我总也弄不准确自己究竟是站在哪个立场上。真是糟透了！我既会为“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而悲伤愤慨，扼腕叹息；也能因为“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而热泪盈眶，同仇敌忾。我究竟是属于哪一面的呢？我大概是一个两面派，一个种族情感的超越者，对于历史的双方，我均是感情上的叛徒和间谍。

需要付出全部忠诚的，只有长城和黄河。

长城是一条凝固的黄河；

黄河是一道流动的长城。

因此，谁要是提出“长城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谁就像提出“中国人是什么？”一样，让人难于解答。

“长城是中国先人最公开的心理。”这么说，不失为一种颇有哲学意味的论断。

“长城很像一条奇长的拉链，由东向西，横缀在中国北部的土地

上,当它闭合时,就把两边的人连接在一起,当它拉开时,便把两边的人撕裂开来。”这又是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巧妙而又贴切的譬喻,这样的譬喻并不容易想出来。

“长城是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分隔开的一道界限。”

“长城是——GREAT WALL(伟大的墙)。”

.....

还可以有更多精彩的譬喻和论断,因为长城本身具有极大的可创造性,并在多种学科中含有丰富的可探藏量。但是,长城是无法概括的。

它也是一部《史记》。

它还是一部《福乐智慧》。

是镰刀和马蹄共同创造了它!请一定不要忘记:

游牧者——

面对长城,何须愧疚啊……我理解你们,早在数年前我就默默地为你们争辩了,虽然我从来没有轰动过——这只能说明他们的理解力还停留在启蒙期。但是,我开过口,我已经为广阔雄伟的游牧世界留下了铁的声音。

未来世纪的人们啊,你们谁能不背诵着它呢?设若你们不背诵它,我无法想象你们的生活怎么能是没有缺憾的。

数年前,我曾这样写道:

若干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事情
都在证明这家族的分配不均
多山的北方多高原的北方多雪的北方
用脚掌暖化冰雪却无奈它向东倾注的北方
眼见那河流在南方养育三角洲
却在北方在中原菌生群雄并起的纠纷